



艺术教育中的视觉文本转译

Visual Text Translation in Art Education

张帆 Zhang Fan

我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常常会思虑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通过视觉图像这一渠道将作品本身所蕴含的信息尽可能最大化地反馈给观众？虽然现在的艺术作品所采用的媒介和形式多种多样，却不外乎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这四方面着手，这其中视觉的部分毫无疑问占据着首要的地位。原因无他，随着全球经济体系以及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人类所遭逢的视觉刺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依赖于用视觉去认识世界、感知世界。

因为视觉影像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所具有的巨大能量，我们将重新审视“视觉”在今日社会环境下所具备的功能。不难发现的是，“视觉文化”已凌驾于印刷时代以来传统的“读写文化”，“视觉性”的作用已在多方面逐渐替代了“读写力”。这个时代艺术家进行大部分的艺术活动，便是在与生活影像的互动中不断检视自身的意识形态，进而认清并建构自主性、建立自我认同，并透过视觉影像来建构外在世界或解构外在世界。在这一带有实验性、前沿性的艺术活动过程中，新的艺术媒材、新的艺术形式不断地被发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艺术形态。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中心思想。冷战时代结束后，整个世界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教育体系中，以往注重真理、典范的观念已经无法应对纷杂、多元的后现代社会。为了适应这一转变，后现代教育也充满了变动性与复杂性，这一现象也普及到了艺术教育界，“视觉文化”思潮则成为这一时代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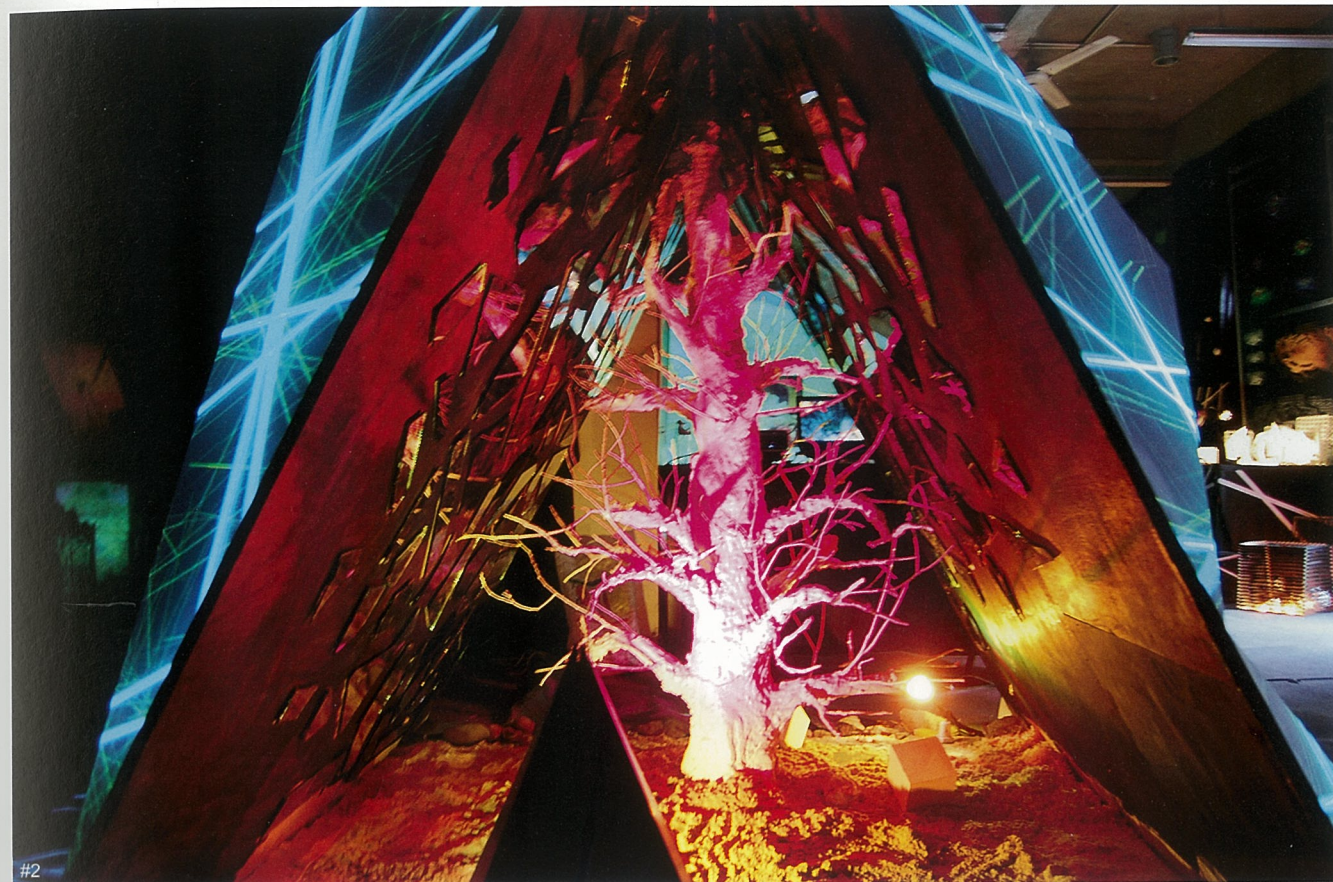
而处于这样一个视觉的时代，艺术教育也成为了“视觉文化”的艺术教育。

而在中国的艺术教育系统中，西南地区的艺术教育观念一直处于这一思潮发展扩及的前沿。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四川美术学院就开展了一系列实验教学课程，并采用了一大批青年教师作为实验教学的主力军，这在打破传统的学科门类教育与权威理念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今日的艺术教育已经很难有一个标准的模式，这些年来，川美国油版经历了合并为造型艺术系，

随后又分裂、合并再分裂的过程，以明确风格划分的工作室制度的取消，课程制的改革，实验课程、精品课程的全面推广，以及今年新建立的新媒体艺术系，都表明了川美在艺术教育上以“实验性教学”为中心理念不断做出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正是为了协调学院教育与当代文化发展的步伐。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认为，“教学”与“学习”是应当区分开的，教学意味着更多的控制与支配，学习则意味着更多的主动与自由。而知识的建构，是每个学习者以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结构，对新的信息重新认识并编码，进而建构自己的理解。这种建构是无法由他人灌输或者代替的。联系艺术教育中备受争议的“艺术家是否可以被教育”这个问题，我以为“被教育”的方式固然是错误的，“艺术天才论”却也并不正确。

在视觉文化艺术教育中，教师于建构课程时以自身及学生生活中的日常经验、影像图示为出发点，以此为信息源，并从中选取“刺点”。进而引导学生在“文本互涉”的概念下，将视觉影像视为承载多重含义的视觉“文本”，从而进行多方面的连结与深度追问。例如：假设有一本书描述一位穿着玻璃鞋的女孩，在午夜结束前赶忙着离开参加的舞会。这样一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著名的童话《灰姑娘》这就是新、旧文本发生了“文本互涉”。我们根据过去读过的《灰



姑娘》童话故事的经验，交织在现在的新文本中，让新的故事里产生了新的意涵。这一交互现象在有“中国政治波普第一人”之称艺术家王广义的作品中得到了全面的阐释。近期举办于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王广义：交互的镜像”便是以“交互”为题，清晰地表明了这一概念。

放在不同的语境下，同一个视觉“文本”将发生不同的互涉现象，进而引发更多重复的含义。这些含义信息将由学生自主吸收、理解并建构自主的认知。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学习者“被教育”的过程，另一方面离开了教育者也将不能进行，它是学习者在教育者恰当的引导铺垫下，与教育者共同合作探究的过程。

这种学习方式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艺术教育的实验性教改之中。艺术教育者一贯坚持着以引导学生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为教学活动的中心。2011年3月25日举办的以“自我营造”为题的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优秀作品年鉴，以及2011年6月1日开幕的以“经验、体验、实验”为主题的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毕业作品展，正是这一阶段艺术教学的成功范例。

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是在繁复多重的视觉文化现象下成长的一代，我们终日处在缤纷炫目的视

觉环境中。以往不登大雅之堂的诸如漫画、游戏、电视等视觉产物，事实上早已经成为这一代人的视觉中心。这种有关“娱乐”的表达方式，更容易构筑起全新的世界共识经验，尤其网络游戏的发展，在改变视觉形象的展示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视觉形象的传播方式，极大地增强了不同地域与文化之间的交流速率。而艺术界所面临的诸如资本介入、商业诱导、流行图示的泛滥等问题也日渐清晰。面对这一系列的现象，旧有的艺术教育体制显然已不能胜任今日的教育工作。视觉文化艺术教育的理念以引导学生与其所处的视觉文化环境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互通渠道为主要着眼点，并借此引导学生建立自我认同，认清自我的意义与价值。这一教育理念在今天起着愈来愈重要的指引作用。

然而，随着这种转向的发生，各个学科之间的分界愈来愈模糊，我们注意到这要求当下的艺术工作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也同时发现了艺术原有的学科本质的消散。视觉文化思潮将艺术传统权威一举破除的做法固然痛快，却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艺术教育界多年来努力建立的艺术学科本体是否面临着分解的难题？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在面临全球一体化的情境中，甚至在文本化语境的发展中都常常出现失语状态，面对被体制化、市场化、浅薄化的危机，艺术教育者如何引导年轻艺术家去寻求展开东西方艺术平等交流的机会和途径？以及在我们面对未来时，如何去发掘中国艺术家在自身文化上的可能性？

我想这些都是需要当下的中国艺术教育者与学习者共同思考和自省的问题。

#1 城市证人系列 影像 Halim Ai Karim

#2 城市的呼吸 装置 马琳 周燕

当代美术家